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八

列傳六十八

嚴武

郭英父

崔寧

楊子琳從新書增

寧弟密

密孫蠡

黯

嚴震

從孫譔從新書增

嚴礪

嚴武

字季鷹

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

有成人之風

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入

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即戲殺英武辭曰安有

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

挺之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調太

參軍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從元宗

諫議大夫

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

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畧可稱

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

大出爲綿州刺史

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

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

爲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詔

案方鎮表廣德二年合兩川爲一道則屬

代宗非上皇詔也誤

以劍南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

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二聖山陵以武爲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

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冀其

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爲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

等使廣德二載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
川城改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
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
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
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間里以
徵歛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
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
琯出爲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畧
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爲房與杜危之
也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母哭且曰而今而後

吾知免爲
官婢矣

郭英父

字元武

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

季子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

諸衛員外將軍

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

擁兵入汧隴英父僞勞之且具饗旣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

父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旣

收二京徵還闕下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

家艱去職朝廷方討史思明選任將帥

史思明陷洛陽謀畧陳蔡詔英

父統淮南節度兵賊寇陝虢乃起英父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

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卽位

加檢校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洛陽留英父在陝爲後殿東都平以英父權爲東都留守旣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回紇之衆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策勲加實封二百戶新書三百徵拜尙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會劍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父代之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旣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元宗幸蜀時舊宮置爲道士觀內有元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父以

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
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
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
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崔
旻得衆心屢抑之旻出兵襲旻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
下五千餘衆襲成都英父出軍拒之其衆皆叛反攻英
父英父奔於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英父首以送
旻并屠其妻子焉

崔寧衛州人

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

本名旻雖儒家子喜縱橫之

術衛州刺史茹璋授旻符離令旻罷久不調遂客遊劍

南從軍爲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
盱歸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盱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姓
厚遇之薦爲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遭流謗朝廷將遣
使推按盱部下截耳稱冤中使奏之盱亦赴京師授司
戈歷司階折衝郎將等官竇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
道代宗憂之嚴武薦盱爲利州刺史旣至山賊遁散由
是知名嚴武爲劍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盱爲部
將以利非屬部盱難輒去俾盱籌之盱曰節度使張獻
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盱可以從大夫矣武至
劍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遺獻

誠書求盱獻誠然之令盱移疾去郡盱乃之劔南武泰
爲漢州刺史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
州詔嚴武收復武遣盱統兵西山盱善撫士卒皆願致
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盱晝夜穿地道攻之再
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
崔盱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悅裝七寶輿
迎盱入成都以謗士衆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
卒杜濟爲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爲都
知兵馬使郭嘉琳爲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乂爲節度

使旴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
爲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又旴使因見
英又陳其事英又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旴還
成都英又減將健糧賜人心怨怒旴在西山聞之大恐
乃託備吐蕃未赴成都英又怒出兵聲言助旴討吐蕃
其實襲之也旴家在漢州英又遷之成都通其妾媵旴
知之轉入深山英又自率師攻旴值天大寒雪深數尺
英又士馬凍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旴遂出兵拒敵英
又與之接戰英又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
將卒因多逃散初天寶中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

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元宗幸蜀嘗居之因爲道觀兼
寫元宗真容置之正室英乂因入觀行香悅其竹樹遂
奏請以仲通舊院爲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盱聞之
謂將士曰英乂反矣不然何得除毀元宗真容而自居
之乃率兵攻成都英乂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林爲前
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盱戰茂林等軍累
敗軍人多投盱盱令降將統兵與英乂轉戰大敗之兵
至子城英乂單騎奔簡州爲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時卽
劍所在起兵相攻劍南大亂楊子琳起瀘州與卽承泰
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

南西道劍南東川西川南邛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
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駐車聞州遙制劍南
數移牒述英又過失言盱有方畧盱腹心攝諸州刺史
者皆奏正之令盱及將校不疑忌然後與東川節度使
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攻盱既數道連兵未經
一年兵勢減耗盱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
計未決會盱使至卑辭厚禮送繪錦數千疋鴻漸貪其
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
州政事悉委盱仍連表聞薦

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

先時張獻誠數與盱戰獻誠屢敗旌節皆爲盱所奪朝

廷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

軍司馬仍賜名曰寧大厯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

節度使

三年來朝賜名寧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

恃地險人富

乃厚歛財貨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

欲寬恣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

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強

肆侈窮慾將吏妻妾多爲所淫汚朝廷患之而不能詰

累加尙書左僕射大厯十四年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

山陵使尋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

案本紀及宰相表喬琳免後皆

無寧入相文疑代琳爲御史大夫耳非同平章也

寧以爲選擇御史當出大夫

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譏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旣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壩一出黎壩雅過邛邽戎酋戒其衆曰吾要蜀川爲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中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怨已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天下奧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來朝尙有全師守蜀貨利之

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
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
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興敗
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炎
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兵戍在近甸促令與
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是役得真親兵內其腹中蜀將
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
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卽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
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
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

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殆半饑寒隕於崖
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
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
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北邊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爲節
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
全爲靈州王翊本紀張光晟非王翊此誤爲振武李建徽爲鄜州及
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寧巡邊至夏州
刺史呂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
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政

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亂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耳杞聞之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溺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問僞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盤屋尉翊逼湛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藿向日之

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
驗使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歔曰
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
上命左右扶起之旣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
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
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
將以狀生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旣得罪籍沒其家
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貞元十二年六月寧
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加禮部尙書恩制
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寧入朝留弟寬守

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
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魁偉果幹乃
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
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自潰子琳
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子琳者
本瀘南
賊帥旣降詔隸劍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旣
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過黃
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
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
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
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
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從事繪生
四子蠡黷確顏皆以進士擢第

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監察御史大和初爲侍御史三遷戶部郎中出爲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勳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

國忌日爲寺觀設齋焚香起今已後並宜停罷蠶尋爲
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再歷方鎮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

堯

堯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
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乾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
侍郎堯美文詞善談論而馭事簡率銓官非所長出爲
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
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綱不振而堯自恃清貴不
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堯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
有乃笞之吏民結怨旣而爲軍人所逐飢渴甚投民舍

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爲軍人所俘翦其髭髮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爲左散騎常侍卒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興終戶部尚書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爲青州從事入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赦有司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主者不虔祭器勞敝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敕有司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爲諫議大夫
確字岳卿顏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爲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
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邊軍授州長史王府諮
議參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
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爲押衙改恒王府司
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歷試衛尉
太常少卿嚴武卒迺罷歸東川節度使李叔明又奏爲渝
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爲鳳州
刺史加侍御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
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爲政清嚴興利
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勳郎中韋棣爲山劍黜陟使

薦震理行爲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鄭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渝建中三年代賈耽爲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白書誘震同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旣聞順動遣使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誠領兵五千至盩厔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旣而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召用誠卽不受召臣當斬其首

以復上喜曰卿何日當至勛剋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
既得震符乃請壯丁五人偕行既出駱谷用誠以勛未
知其謀乃以數百騎迎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
然勛先聚草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
中符示之曰大夫名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
而擒之不虞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
刀下不甚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士
跨其腹以刀擬其喉曰出聲卽死勛卽其營軍士已被
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
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

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爲乎衆皆誓服於是縛用誠送
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助以藥封首馳
赴行在愆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助至上喜動顏色翼日
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
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戶部尙書
馮翊郡王賜實封二百戶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
難給宰臣議請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
方圖收復藉六軍聲援如幸西川則晟未見收復之期
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議未決李晟表至請車駕駐蹕梁
洋以圖收復羣議乃止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稻

爲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
之後多爲山賊剽掠戶口流散大半洎六師駐蹕震設
法勸課鳩聚財賦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
六月收復京城車駕將還京師進位檢校尙書左僕射
詔曰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
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眷於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
大以示將來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
南府鄭縣昇爲赤諸縣昇爲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
選百姓給復一年洋州宜昇爲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
兩選山南西道將士並與甄叙以震爲興元尹賜實封

二百戶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祀吳天上帝於南郊

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

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冊贈太保諡曰忠穆賻布帛米

粟有差及喪將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弔哭臣從孫議與宰

通中由桂管觀察使擢為江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

南蠻內寇詔議募土三萬備之或言議廣補卒擅納緡

募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議素善

收賕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嚴礪字元明震之宗人也震從弟性輕躁多姦謀法少為浮屠

之偉其材表為元武尉震在山南以便佞在軍歷職至

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

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
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
補闕拾遺並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遽
領節旄恐非允當旣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
云昨除拜嚴礪衆以爲不當諫議大夫苗拯云已三度
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
云李元素陳京王舒並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
詰之拯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
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衆狀翼日貶拯萬
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並同正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

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戶縱情肆志

皆此類也

劉闕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歛錢及

芻粟數十萬

元和四年三月卒

贈司空

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

川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贓罪數十萬

請加惡諡

詔徵其贓

追

宅奴婢還其主

以死恕其罪

史臣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縊崔

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

父風有違母誨凡爲人子者得不誠哉雖有周孔之才

不足稱也況狂夫乎英又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

其道也顯矣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八
贊曰英父失政崔寧發身武爲士誤字震作純臣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八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列傳六十九

元載

王昂

卓英璘從新書增

李少良

鄒謨

王縉

楊炎

黎幹

庾準

嚴郢

從新書增

元載

字公輔

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

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

父昇本景

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人有勞請於

紀曰姓元氏案据舊書則景昇本姓元氏載始冒姓据

新書則載父冒姓一以景

昇為名一以景為姓也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

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

寶初元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
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史韋鎰充使監選
黔中引載爲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評事東都留守苗
晉卿又引爲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卽位急於軍務諸
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州刺史江東採訪
使李希言表載爲副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兩京
平入爲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
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
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旣至朝廷會
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請宗

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內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翼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卽位輔國勢益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

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

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

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
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
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
言必元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狼戾自專載出朝謁縱
子伯和等遊於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
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
大厯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
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
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
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已有除

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爲文武才畧莫己之若外委胥吏
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
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備不改
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
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
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
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
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
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誠之不悛初
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爲中都秋杪行幸

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
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不載

大畧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

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闢自以爲表入事行潛

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

下屬關文案新書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

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

節度寄理涇州大厯八年蕃戎

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爲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

散地不足爲守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

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源吐蕃防戍在摧

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

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
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
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
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
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
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於河
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
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
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
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

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
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決會
載得罪乃止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別敕授文武六品以
下敕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從之
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己慮有司駁正會
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
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
門庭之內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疎
棄之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
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厯十二年三月庚辰

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繙於
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載
男仲武季能並收禁命吏部尙書劉晏訊鞠晏以載受
任樹黨布於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
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倬禮部侍郎常袞
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
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繙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
內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敕曰任
直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
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

非正直寵待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
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
望庶追典章納受賊私貿鬻官秩凶婁忍害暴子侵牟
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
無因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
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
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綱宜賜自盡朕
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僻憫
愧良深備俛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
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

讒佞據茲犯狀罪至難容矜以毫及未忍加刑俾申屈
怯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
刺史宜卽赴任於戲朕恭己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
將弼予理昧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
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
况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
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
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
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
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

掖庭

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

王氏開

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

和等爲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爲

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

不及名姝異樂

已上八字疑衍

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

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

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於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

同觀畧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

德宗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

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中使董秀主書紀滔等合貲以葬諡曰荒後改曰成縱

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運以載之故皆處極法

其他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估徐績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遣中官

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母墳墓斲棺棄柩及

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

載籍沒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

尚書省四品已上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

功累遷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

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

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厯五年案衛伯玉傳當是元年

六月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

伯玉昂旣行伯玉諷大將楊鏐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

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徇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恡無媿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爲時論所醜元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

英備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聚無賴少年以俟變恃載權收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擒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

上聞留少良於禁內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爲載備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缺載以張延賞爲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瑋同伏罪初韋頌及瑋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款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瑋問之瑋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於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決殺瑋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疎故及於累大厯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蓆哭

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
以竹筐貯屍棄之於野京兆府以聞上卽召見賜衣棺
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
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御
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爲蔽匿貶
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政
出於載手中外其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前
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爲明誠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

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

少好學與兄維早

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

武部員外祿山之亂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畧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僞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爲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元宗哀冊文時稱爲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宏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

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
大厯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
度縉赴鎮而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
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
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
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
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
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
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
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

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如葦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已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啟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誦誦

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賊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筆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啟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旣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厯刑政日以凌

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曜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僚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原始於縉也李氏初爲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嬖之冒稱爲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迹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

州刺史移

闕

州刺史大厯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

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鳳翔

天興

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

武周陷晉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
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元宗徵
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
就加散騎常侍賜號元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
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楊山人釋褐辟
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
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捧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

節度使呂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
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
前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
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爲司勳員外郎改
兵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
誥袞長於除書袞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
者時稱常楊焉袞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己任人士歸之
嘗爲李楷洛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
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嘗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
厚遇之將以代己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

郎薛邕邕貶又引炎載親重炎無與爲比

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

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卽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尙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

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
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
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
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
下搖動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
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
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
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
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
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八大盈

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寬仁爲理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寢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元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

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
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
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
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
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
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爲姦或公託進獻私爲賊盜
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
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
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
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

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
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
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
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
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
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
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
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
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
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厯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

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
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尙書
度支總統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
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
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
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
權始歸於朝廷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
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
所制作炎隳之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
專意報恩復讎道州錄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

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厯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爲

司農卿以邠寧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爲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爲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於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於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乎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

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
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首
傳之闕下苟非海賓効順必生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
帥涇師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旣構劉晏之罪貶
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
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
己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
道裴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
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
謗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皇

后上自惡之非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
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
炎辭於正己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
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
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
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
舍人分押尙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
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啟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屬梁
崇義叛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議論疎濶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

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回紇曾帥炎乃以休爲人回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宏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

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佔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賊杞名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元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尙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宏

大化務擢非次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於鼎司獨委心
膺信任無疑而乃不思竭誠敢爲姦蠹進邪醜正旣僞
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
身不顧於國加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
贓賄詢其事迹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
刑罪在難宥但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
宏貸俾從遠謫以肅具僚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
遣去崖州百里賜死年五十五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
及爲中書舍人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
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讐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

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緣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

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

更曰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殘駿之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平厲新書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貽庸故致位

輔相若其翦閹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

租賦以檢制有缺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刊合

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與醜

裔秉國維綱反為載復讐釋言於君卒與妻于併誅

暴先骨極命於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

為患故豐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辨亡若兩人者所為

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

稱鼎折足其刑劇諒哉。竇參傳見別卷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

諫議大夫封壽春公尋遷京兆尹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於苑

以便運載帝為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其綱以嚴肅為理

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厯二年改刑部侍

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為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

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

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

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霖雨幹自以得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

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

田廢碾磴八十餘所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

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

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鑿中詣忠翼第事

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
賊並除名長流既行市里兒童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
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
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
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厯中德宗居東宮幹及清潭嘗
有姦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
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
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
尋改御史中丞遷尙書左丞新書縉得罪出爲汝州刺

史復入爲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又名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內寃之炎以殺晏徵準爲尙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尙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晦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於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惑衆姦賊鉅

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譚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

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材力
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卽日拜河南尹水陸運
使大厯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
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十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
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利病卽奏舊
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
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
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一代功甚易又人給
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縣供之計
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

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
不酬費況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
糧以哺私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
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諸城夏貸冬輪取渠土
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諸城闢田
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
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徒邊郢言罪人徒邊卽流
也流有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
符印強光火諸盜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
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

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同徒卽輕重不
倫又案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
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案填委章程
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
議炎惡異己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
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寃帝微知
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
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
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
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

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
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
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內慙忽忽歲餘卒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
乎是道者小人載詔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
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
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
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
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
哉觀庾準之愴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

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唐書卷第一百六十九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

列傳七

楊綰

崔祐甫

子植

從子俊

常衮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俛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蓋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尙元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

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
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
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元宗御勤政樓試博通
墳典洞曉元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
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
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
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卽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
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
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
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

解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縮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宜均
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
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
實居常有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
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
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尙文辭互相
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
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
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
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

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讎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共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顯顯

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
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
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
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
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
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
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尙
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
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

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尙書

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
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
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
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
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
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
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古義豈能知

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豔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凌頹耻尙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

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宏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
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
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
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
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隲旣宅
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含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
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
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尙復因循版圖則張
闢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

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宏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宏獎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啟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

不是過也李廩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敕禮部卽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平稱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

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
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
在樞衡未卽罷遣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
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觀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
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
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
自古司武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參軍卽今團練判官
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司兵參軍卽今團練判官
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
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
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賊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
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
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
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

官月廩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初定元載王綰當國偷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綰久積公輔之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不敢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卽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卽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綰有宿痼疾

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
特許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綰是瞻恩遇莫二綰累抗疏
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
尙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
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
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國之
重敘以陰陽之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
之祭祔以綬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
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

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宏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於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詣至理之期道風旣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正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文武百僚臨於其

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千疋布三百端上深惜
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俯及大歛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
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諡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
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
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
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
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
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
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

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
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
而可尙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諡法曰忠信愛人
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
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宰相常哀陰助之上怒貶端爲

廣州

新書作巴川

員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產口

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
故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
一覽究其精理雅尙元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
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

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絕言
必元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厯中德望日崇天下雅
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
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暉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諡曰孝
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
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
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
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諱知本軍留後性剛
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

祐甫領省事數爲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
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
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禎祥詔
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
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
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
禮記郊特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
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
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
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

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
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旣不修
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
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
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沍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
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
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
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初崩發袞於西宮袞以獨受
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袞輒哀慟
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袞

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
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
之旣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紀輕重如漢故事武
太后崩亦然及元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
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實服
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
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
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
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袞曰案賀循注
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

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
胥徒歟袁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
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
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袁堅諍不服而
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袁方哭於鈞陳之前而袁從吏
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袁聞
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
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爲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
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
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

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敕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敕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袞誣罔是日百僚並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袞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修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卽位庶務皆委宰相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

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齊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曰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

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遲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贐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資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宏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

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臥而承旨或休假
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
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諡曰文貞無子遺
命猶子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
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嘗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
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
重其爲人乃遣王氏繪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
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
令名也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山子植既爲相上言出繼

伯父盾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鉞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敕書極諫而止鉞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權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提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論之物議罪鉞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內難元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

道而然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元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元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壤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旣無座右箴規

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建
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
臣具陳本末臣在童卯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華嚴作
戒其益宏多陛下旣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則
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
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
書囊以爲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
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
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
難是以卽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

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
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
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
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
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旣無度何由以至富强據武
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
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爲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
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
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
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

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驕旅窮餓日詣中書
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宏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
克融囚宏靖害賓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
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
拜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僕射
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冀方
天下尤其失策

俊字德長祖濤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
理丞卽俊之父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
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爲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復

以選授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
俊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爲副使得監察襄行又從
巽領使爲河陰院鹽鐵留後入爲侍御史尋改膳部員
外充轉運判官入爲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稅使賜
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爲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
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
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重困於民也
自是商賈通流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俊再從弟植
爲宰相俊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
元歸國命田宏正移帥鎮州宏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爲

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爲變擾累表請
留魏卒爲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倭
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爲事例不可聽
從宏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宏正還
害穆宗失德倭黨方盛人不敢糾其罪罷領度支檢校
禮部尚書出爲鳳翔節度等使不期歲召爲河南尹時
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
一日贈太子少保諡曰肅倭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
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已之廉見贓汙者如讎焉子
嚴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新書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履危防淺
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縲縱虎狼焉一日而亡
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倭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
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常袞京兆人也父無爲三原縣丞以袞累贈僕射袞天

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

選爲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

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

同爲舍人時稱爲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遊內侍魚

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

多事西北邊虜連爲寇盜袞累上章陳其利害始回紇

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
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上

言今西番監恒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
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
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袞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管
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
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
意以禪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
怨而諸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邱道上
巫視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代宗甚顧遇之加
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
集賢院學士大厯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爲學士時中官
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勲恩寵莫
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爲兩館生袞皆執理人皆畏
之元載之得罪令袞與劉晏李涵等鞠之獄竟拜袞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文宏文館大學士

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去通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爲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唯止給三十千袞惡少詹事趙悲遂給二十五千太子洗馬竇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幾楊綰卒袞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迄今便爲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

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
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
自廣也衮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
爲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
仕衮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匹夫
等尤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雖望實官之路政事大壅
滯世謂之轢伯以其轢
踏無賢不肖之辨云代宗旣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
之綰尋卒衮與綰志尙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謚綰爲
文貞衮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
官時旣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
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
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袞散官尙朝議又無
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
內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
換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朝素與袞
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袞至爲設
導與爲客主釣禮觀游燕饗與焉四年正月卒時年五
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

遽至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
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實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
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
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爲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
人無間言開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
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朞年而逝邈古以來理世少而
亂世多其義在茲矣常袞之輩不足云耳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